

The Ivy in the Mountains

不一样的常青藤

一个中国学生的高考与留学之旅

王肇宁 著

从清华大学到威廉姆斯学院
从威廉姆斯学院到哈佛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Ivy in the Mountains

不一样的常青藤

一个中国学生的高考与留学之旅

王肇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一样的常青藤：一个中国学生的高考与留学之旅 / 王肇宁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161-1074-4

I. ①不…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899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晓吟
责任校对 张文池
责任印制 王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58千字
定 价 3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Zhaoning Wang is right to try, through this book, to broade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stitution: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a model of education growing in global significance.

Colleges like Williams believe that many post-secondary students are best served not by training in a particular field but by an experience of the liberal arts.

At their essence, the liberal arts help develop the whole student through broad experiences in the arts, math,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rough which the student develops the capacities to read carefully, think critically, write and speak effectively, and solve problems creatively by making connections among facts, ideas, people, and even cultures.

The 11th President of Williams, John Sawyer, said at his induction in 1961 that, “No one can pretend to more than guess at what [current students] will [eventually] be called upon to comprehend.” He added:

This much we do know: that no training in fixed techniques, no finite knowledge now at hand, no rigid formula they might be given can solve problems whose shape we cannot yet define. The most versatile, the most durable, in an ultimate sense the most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which they can now be offered are those impractical arts and sciences around which the liberal arts education has long centered.

This is even more true in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pace of change accelerates at

a dizzying rate.

Societies are better served by this model as well since they will advance to the degree that their leaders, at all levels, have had the kinds of broad experiences that enable them to anticipate challenges and devise creative solutions.

Many U.S. universities teach the liberal arts as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but fewer than 150 U.S. colleges focus on them exclusively. These colleges' smaller size and lack of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s encourages faculty to focus on their undergraduates the kin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at cross traditional academic disciplines. Since virtually all students live on campus, much learning also takes place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student activities, cultural events, religious exercises, and conversations in student residences and dining halls.

Williams is a good example for Zhaoning to focus on. Since 1793, Williams has remained focused on immersing undergraduates in the liberal arts and is now considered one of the preeminent such colleges in the world.

More students from China and elsewhere are now eager to study at Williams and colleges like it and mor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are interested in adopting Williams as a model for liberal arts components of their own operations.

Both developments are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bring to campuses like Williams their tremendous skills and study habits and their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all of which enrich the education of all our students. And while Williams has much to learn from Chinese students and from China's great universities, I consider it a welcome trend that so many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China, are looking at the best aspects of Williams and of similar colleges and thinking of how best to adapt them to their own situations.

I hope this book can help further thos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Morton Owen Schapiro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resident

Williams College

May 2009

如今，美国的文理学院通识教育正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而王肇宁同学的这本书，正是为了向人们介绍这种美国独有的教育模式。

以威廉姆斯学院为代表的大学相信，对于许多大学生而言，最好的教育模式，不是单一领域的技术培训，而是一种文理通识教育的全新经历。

文理教育的精髓就在于，它通过给予一个人在文学艺术、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上的多方位体验，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提高自身素质，锻炼细致的阅读能力、严谨的思维能力、清楚的表达能力以及富于创新的理论整合能力，并善于理解各种各样的事件、思想、人物乃至文化之中的密切联系。

1961年，威廉姆斯学院的第11任校长约翰·索亚先生曾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过，“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这个社会会最终要求我们的学生掌握何种技能、理解何种知识。”他强调说：“我们深知，面对变革，人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技能训练手段，或是某个僵化的公式，能够彻底解决那些尚未被我们充分了解的问题。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我们始终致力于的看似‘不实用’的文学艺术以及基础科学课程教育，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最具生命活力、最持久、最基础实用的知识以及学术资源，正是文理学院教育的价值所在。”

在各种变革迅猛发展的21世纪，这段话更被事实证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文理通识教育模式正在使整个国际社会受益，因为它使得各个领域未来的那些领导者们，能够拥有丰富的阅历，敢于接受挑战，并制订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许多美国的大学都把文理教育当作他们实践的一部分，不过目前在美国还只有不到150所学校全身心地致力于这种教育模式。这些文理学院通常采用

小班授课，而且一般也没有研究生院以及职业化的教育项目，而这些恰恰使得我们的教授能够将全部精力放在他们的本科学生身上，继而开展那些传统教育中所缺失的教学活动。由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居住在校园里，朝夕相处，许多教室之外的场所也成为了学生了解自身、了解社会的窗口，包括学生们的日常活动和文化宗教活动，还有年轻人们在宿舍楼内以及餐厅里的有趣对话。

威廉姆斯学院的实践，确实为王肇宁同学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素材。自从1793年开始，威廉姆斯学院就致力于使本科学生充分感受文理教育。而如今，这所大学已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本科学府之一。

很多来自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期待着在像威廉姆斯学院这样的大学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努力学习威廉姆斯学院的经验，以提高他们在文理教育方面的教学水平。

我认为，文理教育的发展是双向的，互动是必要的。中国学生将他们巨大的潜能、学习习惯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带到了诸如威廉姆斯这样的文理学院之中。他们用这种文化的贡献，使得我们所有学生受到的教育，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同样，换个角度来看，在威廉姆斯学院向中国同学以及中国优秀大学学习的同时，现在世界上正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包括中国的顶尖大学，开始学习威廉姆斯学院以及类似大学的成功经验，尝试着以最有效的方式予以借鉴，以适应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文理教育理念的理解，推动人们的交流对话。

莫顿·欧文·夏皮罗
校长及经济系教授
威廉姆斯学院
2009年5月

（这是威廉姆斯学院第16任校长莫顿·欧文·夏皮罗教授为本书写的序。夏皮罗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西北大学校长。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Contents 目录



序 / 1

引文 / 1

一 永远是一名清华新生 / 5

二 从高考向留学出发 / 17

三 人生的急转弯 / 49

四 初到的日子 / 61

五 美丽新生活——学在威廉姆斯 / 81

六 校园风景线 / 193

七 哈佛博士生——又一次开始 / 211

八 笔下说留学 / 237

后记 / 249

引 文

东去的查尔斯河一路弯弯曲曲，向着大西洋日夜奔流。脱离了城市的追逐与河床的束缚，冲过岛礁峡湾，河水舒展入海，随洋流一去不复返。从此的航程海空辽阔，烟波浩渺。这一刻，我的心情如同这条河，从曲折狭窄到开阔平坦，经过了犹豫徘徊，终于云开雾散，阳光绽放。又一次，我做出了选择：在查尔斯河沿岸两所大学——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我选择了前者，将自己未来的五年托付给它。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对哈佛并无切身感觉，而它仅仅是一个看似美妙的未知，远不如威廉姆斯学院让我感觉亲切。如果把此时此刻的哈佛比喻成一双漂亮的高跟鞋，那么威廉姆斯则是一双舒适无比的布鞋或是运动鞋。透过查尔斯河澄净湛蓝的水面，每个置身在这传奇校园的年轻人，都在探寻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谜。就在四年前的北京，我也曾面对着相似的选择：在清华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之间，我选择的是威廉姆斯学院。尽管当时的我对这所以文理通识教育闻名国际教育界，在权威大学排行榜的位置胜过哈佛、耶鲁的文理学院知之甚少，但我今日无比庆幸自己当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于相隔万里的清华与威廉姆斯两校，我做出选择时果断迅速，无怨无悔。然而在波士顿地铁红线上相距仅仅两站地、鸡犬之声相闻的哈佛与麻省理工之间，让我立即做出一个“是”或“否”的决定，却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之所以难，是因为在威廉姆斯四年的留学生活，使我加深了对“选择”这个词的理解，不仅仅是选择一所学校或是一个排名，更是选择一种生活，一种文化。哈佛与麻省理工两校一河相连，查尔斯河上的赛艇，从河南岸的哈佛商学院划到河北岸的麻省理工圆顶主楼前，用不了划动多少下船桨。但是这两所学府不同的建筑格调，不同的学术氛围，不同的人文情调，比查尔斯河从发源地到入海口都要远上很多。



波士顿一条红线地铁，连着哈佛与麻省理工

2011年4月1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几乎所有被美国大学春季录取的博士研究生新生都必须在这个日子之前，做出自己的入学选择。当我按照要求，对给予我录取通知书与奖学金的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十六所学校一一回复完毕后，心里忽然感到些许失落，键盘确认键一点，一扇扇校门即刻从此关闭，而且都是由自己亲手关上的。此时的自己，再不能像前几十天那样，有幸被一群著名学府热情簇拥着，面对十几份录取通知书，在一封封顶级“常青藤盛宴”的请柬中做着幸福又艰难的抉择。回首跋涉苦读的校园长路和劳心费神的申请经历，遐想那些未曾相见的美丽校园，泪水笑容总是情。从这一刻开始，让所有不能赴约的宴席都散去，陪伴我的，只有查尔斯河畔这座砖红色的城堡。

当一个人愿意为实现目标竭尽所能时，选择至关重要。在美好世界里创造出选择的机会，又是多么幸福。而一旦做出正确的选择，幸福才会长久。

从四年前清华大学一名未去报到的本科新生，到今天哈佛大学一名即将入校的博士新生，这中间的美丽岁月，属于最可爱的威廉姆斯学院，属于文

理通识教育给予我的非凡体验。从清华园到威廉姆斯的紫色山谷，从紫色山谷再到剑桥的哈佛校园，总能够与好学校结缘，怎能不感谢上天对我的如此眷顾，以及一路上遇到的那些恩师与挚友。

2010年9月29日，威廉姆斯学院给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大四学生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Convocation）。这一天，我已经成为美国大学优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的一名正式会员。这个学会创立于1776年12月5日，与美国建国同年，是这个国家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学术荣誉组织。它在希腊语中的全称是“Philosophia Biou Kubernetes”，是美国第一个以希腊文字命名的学会。在我的荣誉证书上，印着一句话：“The love of wisdom, The inspiration of life”，这是对学会名称含义的诠释，意思是“对智慧的热爱指引人生。”

“对智慧的热爱指引人生！”这句话无论用希腊语、英语还是汉语来读，对于我，都是那么优美悦耳。几年前，当我刚开始未知的留学生活时，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句历经百年沧桑的希腊文名言，会成为自己留学经历的真实写照。从中国高考到美国留学，从文理分科的传统教育到文理通识的精英教育，走过了威廉姆斯学院的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从今以后，更有五年的哈佛时光，在等待我实现自己所做选择应有的价值。回顾着从十八岁至今的异国求学旅程，我才感到自己与这句古老的话语，早已心灵相通。在追逐智慧的列车站台上，我们彼此等候已久。

2011年6月



永远是一名清华新生

2007年7月19日下午，暑假里一个普通的日子。暴雨刚停，碧空纯净，明亮阳光下，黛青色的西山露出它最远端的余脉。我和父亲离开家，开车前往清华大学。



2007年7月19日下午，暑假里一个普通的日子。暴雨刚停，碧空纯净，明亮阳光下，黛青色的西山露出它最远端的余脉。我和父亲离开家，开车前往清华大学。虽然从家里到学校路并不远，沿途也都是我熟悉的景物，况且又不是第一次去那里，但我却觉得今天是一次崭新的旅程——一次告别之旅、一次感谢之旅。我正在走向明天的新起跑线。

我们从清华西门进去，过了二校门，来到中央主楼前的广场。南北走向的景观大道视野宽阔，人群、车流、色彩、声音、气味汇成的校园经纬线在有形无形间交织，辐射向远方。背朝着眩目的阳光和翠绿的草地，父亲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风吹着我的头发和路边的旗帜，画面里的我微笑着，手里拿着两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份来自身边的清华大学，一份来自遥远的美国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两所学校在我手中无声对视着，曾远隔太平洋的两张薄薄的纸片叠在一起，像一座大桥等来了合龙的时刻，它的名字就叫“清华—威廉姆斯之桥”。连接在一起的，还有两所学校相加，超过300年的传奇故事。录取信轻盈地靠在我胸前，仿佛在和着我心跳的节拍。深呼吸一下，我想象着：两块路标，立在十字路口，指着不同的方向，同时

向我发出召唤。我更像一个旅行者，站在始发站的跑道上，手拿两张机票，身边两个航班正轰鸣欲飞，在两个登机口同时广播“开始登机”时，只能选择一个。大洋两岸，两个目的地东西相望，远隔万水千山。这一步迈出去，就是不一样的驿路风光，不一样的闯荡空间，也许更有不一样的人生归宿。未知如此饱含诱惑，愈近愈远，愈远愈近，无尽的时空令人浮想联翩。

直到后来，我还常问自己，那一刻，微笑着的我在想什么呢？或者真的是什么也没想？

此时，清华园里植物茂盛，成群的飞鸟竞速云间，行进的人群洋溢着活力，展现出这个季节最绚丽的容颜。一队队孩子被大人引导着参观，来这里培育典型的中国式理想，他们在楼群重叠的背景前走过，组合成一幅幅朝气蓬勃光彩跃动的纯真画面。7月，暑期校园里最耐人寻味的时刻：一些人要走了，他们的学生生活已经结束，留下的伤感和寂静，正渐渐挥发散去；另一些人要来了，他们沐浴着希望的星光，行进在即将冉冉升起的新生活的前夜，数千新学子的青春路上，第一个大站迎面而来。远天机翼的灯光，夜行列车的长鸣，送走一个个年级队列和“3字班”的编号，在“毕业歌”中远走高飞。向南向北进出的脚印，在校门口层层重叠，汇成相互涌动的季节河。新的花季又将绽放，古树见证着轮回，中央主楼里的挂表，悄然地印证着时光的脚步。

环顾四周，看不够的精彩，一个页面刚翻开，更多的新页面又接踵而



永远是一名清华新生

至。这块土地如此神奇，负载着一座校园的传奇，寄存着成千上万优秀青年的绚烂记忆，正所谓“半国英才聚清华”。一个中国孩子从小长到大，可以为出身名门骄傲、为天资容貌骄傲、为文武双全骄傲，但等到他进了清华，所有的骄傲就变成了一个。只要曾在这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就会终生铭记这座圣殿，归属感将永存心间。

打听到本科招生办公室在二校门西边，不知道是哪一座房子。此时，那里的电话铃声大概已经平静，人去屋空了吧。当“高考状元”、“提档线”等每年万众瞩目的谜底被解开之后，校园的读书日历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甜蜜晨曦里又将白衣飘飘。

学习的风景永远是美丽的。一座座现代风格的教学楼、宿舍楼、实验室、办公楼和实习工厂，被莘莘学子的足迹重重编织，结成“清华制造”四个立体大字，屹立蓝天之下；它们又化作巨大船坞，送一艘艘“清华”号航船下水，启动时空罗盘，冲破惊涛骇浪，开始万里远航；更有几座墙面斑驳的老楼，藤蔓攀缘的窗口，闪着先贤的目光，越过四季远眺，注视着一队队清华儿女出发归来、重又出发。

我们继续在校园里走着、拍着照片。其实，选择7月19日这一天到这里来，完全是随意的，只是因为这一天雨后晴朗吧。当时我并不知道：7月17日，这里举行了清华本科生毕业典礼，7月18日又举行了研究生毕业典礼。而我恰好选在19日来到这里，极可能无意中成为毕业年级走后，新旧衔接之际第一时间到校的“新生”。后来，这三天奇妙的连贯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薪火相传。

综合体育馆前，弥漫着2007届毕业典礼热烈场面散后的寂静，又一群清华学子告别母校，正走向四面八方。色彩鲜艳的“2007届毕业典礼”背景板尚未搬走，我这个2007级新生站在旁边，留下了一张特殊纪念照。此刻，我正为自己举行着一个人的出征仪式。如果来往的人群里，恰好也有别的新生，那么今后，这些和我擦肩而过的“同学”们，自然不会认识我。但能在同一条路上相望几眼，心怀同样的愉悦，共享明丽的校园风景，那也是缘分。也许不久后紫荆公寓的某间宿舍，有一张空荡荡的本属于自己的床

位，它会想，别的床位主人都来了，为什么自己的主人总是盼不来？但这座宽宏的校园，会记住我今天深情的注目礼，记住一个少年朝圣者、一个同样怀有中国式清华梦的女孩。

又走到离外语系文南楼不远的地方，是我参加过托福考试的第三教室楼，那里确实可以称为我的福地，是一个所有努力开花结果的地方。正是从那个阳光透过晨雾照耀校园的早晨开始，我感到这座学校对我的关爱和



西校门

庇佑，更记住了清华园湿润清新的花园般景象——从那一刻，我们的友谊开始了。

和许多国际名校一样，清华的外围是不设防的，作为城市拼图板上的一个独特街区，它宽容地让行人与车辆自由出入，并成为中国校园旅游首选的开放式景点。但也如同其他的国际名校，清华校内的楼宇门禁管理严格。（有些学校，包括一些与清华齐名的学校，在对待访客方面采取了“友好指数”不同的办法，如限制人数和汽车收费。）就是这个下午，在我当年进行托福考试的考场，第三教室楼那扇朝东开的楼门，不知为什么没有锁——难道它在等我？踏着楼梯，我走到三层2302阶梯教室门口，没想到门竟然也是开着的。推门进去的一刹那，我想到了另一扇门：我未来的留学之门不也是从此打开的吗？沿着斜坡台阶，走到标着“清华”字样的讲台前，让自己振作精神，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凝望着一年前的“战场”。回到我考试时坐过的椅子上，虽然不敢说是“凯旋”，但的确是“考生归来”，是来“还愿